

既然我们注定要遭遇磨难，摆脱不了它的纠缠。那么，我们就只有咬紧牙关、挺起腰板，忍受！坚持！抗争！直至最终：把磨难变成我们的财富。

刘政屏◎著



就这样， 我们赢了！

JIU ZHEYANG, WOMEN YINGLE!

一名身陷绝境的聪慧男孩
一对决不放弃的坚强父母
共同演绎的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刚 刘超 装帧设计:宋文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就这样,我们赢了!/刘政屏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212-03464-1

I.就… II.刘…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405号

就这样,我们赢了!

刘政屏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编:230071

发 行 部: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张:15.5 字数:180千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464-1

定 价:26.00元





一同承受，一同成长（序）

潘小平

和政屏认识得很迟，也就前几年吧，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了，也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文艺界的一大帮人聚在一起吃饭，其中有个生面孔，就是政屏。我的朋友赵昂介绍说，刘政屏，东西写得很不错。经常会有人和我讲，谁谁的东西写得不错，我听了也就听了，并不多当真。政屏看上去，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说话慢声细气，始终笑着。我是张牙舞爪惯了的，对他的谦和，一时竟有些手足无措。

不久就收到政屏新出版的随笔集，文字清新流畅，所记多为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然而写他和儿子北京求医的几篇，虽是平铺直叙，却是惊心动魄。是万籁俱寂的深夜，合肥老城厢沉沉如梦，我的家人都已睡熟了。合上书本，我反复自问，如果是我，我撑得下来吗？

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并不是每个父母，都有和孩子共同承受苦难的勇气；也不是每个父母，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都能够始终保持冷静、决断和清醒的头脑。但是政屏做到了，他以他书生一般柔弱的肩膀，毅然扛起了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一步一步往前走，脸上带着微笑。这就是大丈夫了，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不怨天，不尤人，不让父母担忧，不在妻子面前发牢骚。后来，我又听政屏亲口对我叙述了儿子得病时，最初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有一种天塌下来，要窒息的感觉。我再一次想，要是我，我说不定就放弃了。政屏的孩子壮壮，得的是一种人人谈而色变的血液病，以现有的医疗手段，治愈的几率非常非常小。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的坚持，父母的毫不退缩，就变得非常重要。很多人是先病魔一步，放弃了自

己或是亲人的生命，就这么一念之差，一切就都不可逆转了。

亲情是最有效的治疗。虽说得病时，政屏的儿子还小，不过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但这一切，他一定是深切地感受到了。从父亲微笑的脸上，他感受到了承担灾难的勇气，感受到了必胜的决心，最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自己对于父亲、对于这个家庭的必不可少。所以你看面对病魔，面对一次次难以忍受的痛苦，他是多么坦然，多么从容，多么义无反顾，连大人都无法承受的一切，他都承受下来了。他竟然还有心思看书，看得那么投入；画九大行星图，连病房的主任，都夸他画得好。他们父子就这么并排站着，和病魔对视并且对抗，一分一秒地坚守，不放松一丝一毫。而一向自恃无往而不胜的病魔，越到后来越心虚胆战，最后的结果，如政屏这本书的名字：就这样，我们赢了！

赢了的政屏，在八年后的今天，追述那一段惊涛骇浪般的人生遭际，给我们很多的启迪与警醒。小壮壮的一动一静，一言一笑，历历如在眼前；父子间的对话，也真实还原着当日的情景和气氛。作为给儿子十八岁成年礼的礼物，政屏写了这本书，我注意到，他始终没提那种血液病的名字，这暴露了政屏内心深处的软弱。这一点，长大了的壮壮，不知发现了没有。政屏的文字，亲切自然，真实传神，古语所说“至亲无文，至哀无文”，说的就是政屏这样不事雕琢而又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在政屏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父与子共同托举生命的故事；看到一个孩子如何在大难临头时，感受父爱的无所不在；一个父亲如何在孩子的注视下，一点一点坚强并成长。

是的，他们赢了，赢得是那么自豪，那么真切。

愿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无论什么样的路途，都能像他们那样，一路走下去，一路赢下去……

2008年12月20日

（本序作者为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会长，作家，《清明》、《安徽文学》副主编）



儿子,还记得 8 年前吗?

儿子,还记得 8 年前吗?

8 年前,2000 年的 7 月 6 日,骨穿化验的结果宣告了一个无情的事实:你患上了一种严重的血液病。震惊、悲伤、泪水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强起来,寻找战胜病魔的办法。

记得吗,儿子,我们是 3 天后乘火车北上的,并于第二天的早上到达北京,当天下午,你就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在那儿,经过 100 天的生死考验,你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全家也能够踏上回家的路了。

儿子,如今你还记得在那漫长的 100 天里我们全家人所经历的一切吗?

你记得你是经过怎样的周折才住进了医院的吗?

你记得住院的第一天,爸爸妈妈很伤心很无奈地把你独自留在病房时的情形吗?

你记得你想念爸爸妈妈时,就到病房的窗前向着爸爸妈妈住的方向久久地张望,希望能够看到爸爸妈妈这件事吗?

你记得你在连续 7 天禁食时，用极其虚弱的声音一遍遍说着：“爸爸，我饿呀。”并且让爸爸把能够想到的菜谱都记下来这件事吗？

你记得你第一次掉头发时爸爸是如何的仓皇、如何的无奈，又是如何的强作笑脸地安慰你的吗？

你记得每当你的治疗过了一关后，爸爸妈妈在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后的欣慰的笑容吗？

你记得你和小病友之间相处和交往的点点滴滴，以及那些有关你们之间的互帮互助难忘的往事吗？

你记得你在整个住院期间，看过的图书与期刊一共有整整 100 本，而这 100 本的图书曾经给你带去多少的充实与快乐吗？

记得，我相信你一定都记着的。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今生今世，它将会一直陪伴着我们，让我们的心时刻充满着珍惜与感激。

我们是在 2000 年的 10 月回到合肥的，尽管我们很高兴，尽管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我们很清楚，一切才刚刚开始，以后的路还很长、很艰难。

这之后，是一次又一次的北上，2001 年的 1 月，2001 年的 6 月，2002 年的 1 月，2002 年的 7 月，2002 年的 12 月，2003 年的 6 月，每一次的历程都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让人难忘。化疗，持续的化疗，打击着危害你生命的病魔，也无情地摧残着你的身体。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尽管很难，尽管很苦，但一切还算顺利，让我们如期迎来那期盼已久的一刻。

儿子，还记得 5 年前吗？

5 年前，2003 年的 8 月，你终于结束了炼狱般的 3 年化疗，停药

了。你知道爸爸妈妈当时的感觉吗?那是一种幸福,一种重生的幸福。儿子挺过来了,我们挺过来了,而我们3年来所有的苦难,在那一刻全部变得微不足道。

结束了,每天3次大把大把的服药,每周一次的肌注或静推,每2-3个月一次的脊椎鞘注,每3-6个月一次的大剂量的化疗及骨穿都结束了。我和你妈妈有时觉得真是不敢相信啊,孩子。

我们等待这一天等得很久很辛苦,我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这一天是我和你妈妈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梦想,这一天是上苍给予我们的坚强与坚持的最好的嘉奖。

新的生活开始了,只正正规规上了3年学的你也和同学们一道进入了初中,由衷的欣慰伴着隐隐的担忧,我们注视着你们跨入中学校园的身影,期盼着你们能够开心、顺利。

儿子,还记得3年前吗?

3年前,2005年的8月,当我们在从北京归来的火车上决定,结束定期的北上复查的时候,我们(包括你自己)对你的身体已经有了绝对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源于你的成熟、明理与配合,源于爸爸妈妈,特别是你妈妈丝毫不懈的关注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如今,8年后的今天,在你即将年满18岁的时候,在你即将开始人生中比较关键的一年时光的时候,爸爸犹豫再三,决定还是写出这本书,以作为一种回顾与纪念。爸爸期望读过这本书的每一个人,在了解我们的故事的同时,都能够感到有所收获和启发,人生的路很长,怎么样去走好它,特别是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状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和准备的。而我们看似单调的、祥和平静的生活,又是多少人梦寐以求、苦

苦追寻的目标。至于你，我的孩子，爸爸还是那句话，希望你知道感恩，希望你能够珍惜，同时不放弃努力，让你不寻常的人生更加的丰富多彩。

开一朵花，儿子。为你，为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为所有关心爱护你们的人们。

目 录

一同承受,一同成长(序)	001
儿子,还记得8年前吗?	001
一、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001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003
爸爸把你背到了北京	008
你一个人留在了病房	012
化疗,让人恐怖的化疗	017
孩子们最怕的是“打鞘”	021
想让父母一直陪着你	025
那枯叶般飘零的头发	029
二、儿子,你可要给我顶住	033
可怕的时刻终于来了	035
儿子,你可要给我顶住	039
禁食真是道难过的关	043
喜欢书真是一种幸福	047
“大剂量”让人心惊胆战	051

“威猛”果真是威猛无比	055
等待出院回家的日子	059
三、一次次，我们北上求医	065
衣食住行样样磨炼人	067
一日三餐背后的艰辛	071
你妈妈这些年不容易	075
在北京我们也有个家	081
列车上度过的除夕夜	085
一次次，我们北上求医	090
那一晚真是惊心动魄	094
四、揣着希望就不会放弃	099
一个真真切切的希望	101
揣着希望就不会放弃	105
被金钱所掌控的生命	109
对孩子的另一种放弃	113
站在病区门外的家长	117
当善良遭遇职业麻木	122
做个坚强懂事的孩子	126
五、那一群可爱的小伙伴	131
单间里的三个小不点	133
终于站起来的黄威	137
那个幸福的黄豆豆啊	142
那一群可爱的小伙伴	146
闯过大风浪的小姑娘	150
伍丽雅和甘甜的故事	154



盼着奥运会的孩子们	159
六、他们像冬日里的阳光	163
爸爸一直感到很庆幸	165
一双双温暖有力的手	169
那可敬可爱的北京人	173
他们像冬日里的阳光	177
老人的心始终牵挂着	180
七、开始一个崭新的学期	185
我为什么要做志愿者	187
讲一个志愿者的故事	200
又当了一回新闻人物	204
要确信我们是幸福的	208
开始一个崭新的学期	212
 附一 北京三日记	 216
附二 父与子的博物馆之旅	228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生活中,有些事情的发生,是我们意料之中、早已知道的,有些事情的发生,是我们不曾预见到、可也不会感到太意外的。但灾难却往往都是突如其来,让你猝不及防、绝望甚至崩溃。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儿子,生活中,有些事情的发生,是我们意料之中、早已知道的;有些事情的发生,是我们不曾预见到、可也不会感到太意外的。但灾难却往往都是突如其来,让你猝不及防、绝望甚至崩溃。

你的病就是这样。

2000年的6月25日一早,你妈妈发现你有些低烧,以为你可能是复习紧张再加上有些着凉,扁桃体发炎,便找些药给你吃了,下午不放心,又把你带到她工作的中医院找医生看了看,也说是扁桃体炎,吃些消炎药便可以了。果然,到了第二天早晨,你不烧了,我们也就放心了。接下来一天都是考试,下午回来后,你说好累,右胳膊好痛,我们没在意,认为你平时缺乏锻炼,考试累的,休息一下便好了(至于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认为,后面有机会再解释)。

休息了一两天后,你果然好了一些,依然爱看书,依然会为一些美食而惊喜,也依然不爱动,在哪里一待就是半天。我除了嘱咐和督促你要多运动,似乎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一周后,你又发烧了,虽然还是低烧,但让我和你妈妈感到有些隐隐地不安。因为你整个人脸色苍白,显得特别痛苦和虚弱。你奶奶对我说:孩子老是低烧不是好事,你还是抽空带他到医院去看看。我一听这话,联想到你最近乏力、爱淌虚汗,几次夜里因小腿疼痛而哭醒,意识到事情似乎有些严重,便赶紧请假带你去中医院。

儿科里的小患者很多，一位老中医正在有条不紊地为一个个孩子看着病，你妈妈当时正在医院上班，听说我带你去看病，抽空跑过来，见看病的人挺多，便说，反正要化验的，我们先去化验室验血。回来后，你妈妈和那位老中医打了一个招呼，便回科室上班了。那位老中医闻声转过头来，看了你一眼，说：“怎么现在才来？”这时候我才发现，和其他小朋友相比，你的嘴唇是煞白的，但我依然感到老中医的问题问得有些好笑，便回答：“他也就是才发烧啊。”老中医让你躺到床上，摸了摸你的腹部，又看了看化验单，大笔一挥：“住院。”

我有些不乐意了，藏在骨子里对医生的思维定式和逆反心理全出来了：好歹还是本院职工子女，怎么张嘴就是“住院”呢？于是耐下性子商量：能不能不住院，在门诊打点滴，我们都还要上班。老中医也坚持道：血象这么高（近2万），要找原因，还是住院的好。见此情形，我觉得不好再坚持，拿了住院单，想到住院部再商量商量。

到了住院部，只有一个女医生，后来我们知道她叫余卉平，余医生看上去有些内向，也是不苟言笑的样子，不过很文雅、柔和。她问了问情况，仔细看了看化验单，为孩子简单检查后，对我们说：先打3天的点滴，然后再验个血，实在不愿意，目前可暂不住院。就在我们连声道谢准备离开时，余医生一个眼神示意我留下。我的心一紧，感觉问题有些严重。于是让随后赶来的二伯将你背出去等一下。

隔着一个很长的桌子，余医生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出了一个我非常陌生的词，我没有明白，她说出了全称——一种很可怕的严重血液病。

真的，儿子，那一刻，我不知怎么就觉得很相信她的话，但我没有如别人想象的那样：很激动，一个劲地说着“不可能！”问着“为什么？”我觉得当时很冷静，问如果是（这种病），我应该怎么去做。另

外,我请求余医生暂时为我保密,不要对包括你妈妈在内的任何家里人说。余医生答应了我的请求,并向我介绍了你这种病的发病原因和治疗手段,让我对这种病以及它的治疗和预期效果有了个大致了解。余医生还向我介绍了科室的另一位医生桂金贵,说他才从北京儿童医院进修回来,对这种病及那儿的情况都比较了解。

下午,我又去了医院,桂医生非常地谦和、热情,他更为详细地向我介绍了这种病,并详尽地介绍了北京儿童医院那儿的专家、医生和环境。

3天后,烧退下来了,但血象依然不太正常,大家都觉得没有事情了,说血象会慢慢地降下来的。但我却不放心,因为你的状态还是很差:消瘦、乏力、脸色苍白。我决定听从医生先前的建议,让你做骨穿化验。

骨穿,用一根很粗的针扎进病人的骨头里,抽出骨髓,然后进行化验。在合肥的一般医院,这样的化验很少做,因为过程很痛苦。因此,当我决定为你做的时候,许多人都反对,觉得太痛苦,没必要。因为包括余医生在内的几位医生也都不排除你患的是一种比较复杂少见的病毒感染。但我觉得,让孩子受一点苦,排除一下,不是,自然是最好;如果是,赶紧治疗。

儿子,做骨穿那天的情形你还记得吗?那天,2000年7月6日。上午,医院儿科的几位主任和医生一起上阵,既慎重,又有些忙乱。因为担心你不听话,他们让我也进入治疗间。几位医生权衡再三,决定从你的肋骨抽。消毒、打麻药,然后进针,搞了半天,终于抽出了骨髓。我记得当时有位医生说:少了一点,我很担心这“少了一点”的骨髓是否可以化验得出准确的结果。

那天的天气出奇的热,午饭后,感觉心绪不宁的我躺在床上,是